

我心中的清華點滴

陳超乾系友 1982B
創意電子總經理

82級的我今年正好畢業40載，清華是我生活及心靈成長不可或缺的一大養份。不只是因為大學時期的四年的相濡以沫，更幸運地我自2003年，回國後，近20年來就住在離學校200公尺的梅竹山莊，如果扣掉在國外居住的18年，我住在清華的時間比住在自己家裡的時間還多呢！

這麼長時間的心靈「點滴」，其實應該稱為「湧泉」吧！只是偉大如清華之人文與校訓，也沒有在自己這塊朽木上醞釀出什麼大德大器。然而四十多年雖混沌；這「自強不息，厚德載物」對我們清華人的潛移默化；的確在有清華人的場合那氣質與「磁場」是能被感受得到的，相信這應該不只是我自己的感覺吧！

這是清華之所以引以為榮的原因吧！雖然嚴肅地說不上有哪種心理上面的大建設，每當憶及40年前在清華的生活點滴與樂趣，倒是遍地皆是，掇手可得啊……

1978年大一入學時，如今車水馬龍的光復路在那時一點都不熱鬧，同學們半夜出來吃宵夜還可以在光復路上玩耍嬉戲呢！原因：科學園區成立於1979年年底，而高速公路新竹段的出口也是在1977年才開通；那時新竹還是個小城鎮呢，雖不至於前不著村後不著店，校門前面的光復路主要都是清華師生們在使用。光復路有很多學生們的回憶，其中幾家經濟實惠的餐廳，是我一直難忘的，尤其是清華小吃及華園燒臘。

清華小吃；位於大門的正對面；兩層樓共3張桌子，屋子外表釘著木頭片。憑著扶手木梯，鬆栓散板地踩上2樓，透過橫條膠帶補強的玻璃，反差地望見巍美的校門。而我們都喜歡在1樓，因為可以和老闆聊天並

嗅聞那炒榨菜肉絲的香味。老闆是一位看似五十來歲的”外省”退伍軍人，(軍人？我猜的，因為眼光炯炯有神)他身形乾瘦銅黑；從店內的簡單擺設及外牆粗釘的木頭片，很容易讓人聯想～～「您是不是盤算著過兩天就能反攻回大陸了？」通常我們吃的是炒麵，再偶而加點滷味。炒麵，較窮的同學吃陽春炒麵(一盤\$13塊)，有一點錢的就吃榨菜肉絲炒麵\$22一份。記得班上較「凱」的馮明憲，他每次都叫榨菜肉絲炒麵並且加上一些豆干、海帶、滷蛋類的滷味，我們這些較窮的就會湊上去分杯羹。黑瘦老闆的太太也很黑瘦，印象中他們有3個小孩，大的10歲左右小的約六歲，最小的女兒很可愛經常挨過來和我聊天，(可惜那時候她太小了，而現在又…應該也快50歲了吧，唉..想太多了，人生啊～～!)。約七八年前吧，我依稀看到一位佝僂老人，腰彎曲地把頭掛著90度，一手拿著類似臉盆的東西在附近巷子那邊走動，只可惜沒有機會跟他講話，心想他們應該還住在後面的那堆矮屋子裡吧。

華園燒臘，另一個四十年前常去的餐廳，現址應該是光復中學對面或是旁邊公園。想到華園，就彷彿聞到那廣東烤鴨，到現在我仍念念不忘；味覺的記憶強過海枯石爛。華園的烤鴨，皮香入肉，肉香入汁；鴨烤後掛著風乾，但見肉汁滴入鐵盤中，參著盤中燒肉的醬汁及微甜的蜂蜜，成了我味覺記憶中的米其林三星！我的最愛是用那烤鴨的肉汁伴白米飯，再淋上一點辣油，現在想到都還垂涎三尺呢！尤其華園的白飯是無限暢吃，烤鴨肉汁也是放在旁邊隨便你淋，記得一份華園燒臘約\$25，吃他一餐打三小時的籃球沒問題。還有一事永遠難忘，1979年

中美斷交，記得隔年的春聯，愛國的華園燒臘老闆寫下了這幅門聯：「華府無情斷邦交，園珍盡省赴國難」。聽說老闆的女兒後來也進了清華數學系成了我們的學妹啦！

當年全班大學四年一律住宿舍，我們材82住剛建好的義齋；同學週日晨昏相混感情特別好。到了週末就分成兩派，台北派及中南部派。台北派的一到週末通常都會回台北，有曹八、保羅、小猴子、小弟……，我們經常都會跟一些台北的朋友去參加舞會，舞會場地要嘛就租舞蹈社（如葉氏，協和），要不就借用家境較好的朋友家的地下室。中南部的同學通常週末就會留在學校，他們活動可多的了，記得曾經有一票人去成功湖抓了滿盆的魚（輻射魚？）；還有一次大夥騎摩托車去苗栗採草莓。就有那麼一次摩托車隊呼嘯的騎了一陣子，才發覺怎麼阿

州不見了，後來大家回去尋找才發覺他掉到山谷裡，好像是前晚熬夜而飆車時分心睡著了；那山谷是一個竹子林，幸好這小子命大，他居然能「完璧歸趙」，而且「無洞於中」。

太多美好的回憶了，太多心靈的點滴了。材料系50年，結緣清華44載；清華與清華材料給了我太多太多了，那是湧泉，44年來它昇華成許多心靈的點滴。尤其「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」這千年智慧，我們何其幸運能從小領受、一路體用，直到現在還持續在昇華與受益中。



1980 材料82 於義齋



唯美的校門



2020, 四十年後再訪義齋



當年的飆車族，阿州、偉子。